

法是迫切的，但是实验室和诊疗所对于抗EAV/HTLV-III药物的研究必须极为慎重。目前确定体外抗病效果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即使是粗略地比较它们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确定一个估价体外疗效和毒性的参数是最有意义的。特别急需的研究是证明协同作用。同样重要是建立起临床和实验室工作网，自始至终地高质量进行抗病毒药物研究。在苏拉明的I期研究中已形成这种多中心研究的工作网。希望它能扩展为双

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这样才能迅速积累可靠的资料。不过这些研究的终点仍难确定，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基础试验室工作研究抗原和病毒RNA/DNA的检出以及临床工作确定预后的变异性。

(参考文献28篇略)

[Medical progress《医学进展》，13(9):13, 1986(英文)]

邱坤 王玉国译 张紫洞校

苯并二氮草类药物

Jack Thumas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药理学教授)

利眠宁是具有抗焦虑特性的第一个苯并二氮草药物。它的发现引人入胜，并表明好运气仍是新药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五十年代期间，美国罗士(Roche)药厂实验室开始了一项寻找新的安定剂的课题研究。选择苯并二氮草化学基团作为研究，部分原因是该研究小组的领导三十年代早期在波兰已做过试验，并对其化学有兴趣。对它们的原始兴趣是作为染料而不是药物。合成了很多苯并二氮草核的衍生物，但均未发现具有任何有用的药理特性，并已决定放弃此课题。他们在将已纯化并得到固体结晶的化合物送到药理实验室以完成此工作。人们完全预计本品将似以前所有的化合物一样无效用。最后测试的一个物质是利眠宁，使人惊奇的是，在动物筛选试验中发现它原来是十分有效的安定剂。

事情的其余部份是众所周知的。利眠宁被引入医学界，接着罗士药厂及其他制药公司生产了苯并二氮草族的很多衍生物。

它们证实是有效的抗焦虑剂及催眠剂，及至六十年代中期曾取代巴比妥酸盐成为最流行的药物。其应用稳步上升，有一段时间

它们似乎是一种完善的药物，既有效而显然没有严重的不良作用。

当发现它们在中枢神经系统有特殊的结合部位，因此联想到在脑中必定有一种天然的抗焦虑物质，而苯并二氮草类模拟这些未知物的作用。

不过，随着苯并二氮草更广泛地使用以及更多病人长期用药，人们开始对该药的使用和滥用的有关问题引起了关注。最近来自英国的一份报告指示，苯并二氮草类在治疗量时即可产生依赖性。与药理依赖性有关的特殊困难点是停药早期症状的焦虑。这显然使医生及病人认为，苯并二氮草类撤药后的焦虑是单纯回复至用药前的状态。

该报告详细地描述了12名病人对苯并二氮草类依赖的处理方法、停药方法、其他治疗、症状及临床过程、心理及机体症状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对临床细节方面有兴趣者可阅读该论文。

有趣的是12名病人中只有2人在使用该药前有过精神疾病的历史。对其余的病人、家属及其亲朋们都认为应用苯并二氮草类前是“正常的”和“稳定的”。服药持续时间

从3年到22年，并均按治疗剂量服药。10名病人是女性，虽然10人有吸烟史，但无一人饮酒超过社交量，其中无一人有依赖其他药物的历史。多数人都试图靠自己的意志来减少苯并二氮草类的剂量。

作者在讨论结束时指出：“这些发现十分清楚地表明，苯并二氮草的撤药症状是一种严重的病症。病人一般很害怕，常有剧烈疼痛，真正的疲惫感。病情的严重性及持续性常被医生或护士低估，认为是一种神经质。事实上，他们虽无责任，但病人却遭受相当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痛苦”。

该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苯并二氮草类药物应当怎么办？《英国医学杂志》的评论对此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提出：“就公共政策而论，苯并二氮草类可引起药物依赖性，是否应对它们严加控制或禁止使用呢？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药物对焦虑及失眠的短期治疗是很重要的，但对麻醉及癫痫无价值。关键在于处方时应谨慎并对其危险性给予应有的警惕。”

应当指出，仅应用数周不可能引起依赖性，虽然“安全期”尚不了解。苯并二氮草类之间有交叉耐受性，用一种药物改为另一种药物好处不大。苯并二氮草类药物应用的代谢型式是多数可产生具有共同药理活性的代谢物。尤其是新近引进的那些相当短效类药物是其他苯并二氮草类的代谢物或其紧密

相关的化学代谢物。但是目前对长效品或短效品何者更易引起依赖性尚有争论。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短效品有更易引起依赖的危险性。

综上所述作者指出：“许多病人能停止常规服用的苯并二氮草类药物，但需偶尔给药以应付困难。对该药的禁用不能解决依赖性问题的。答案应是定期的随访和反复评价，而不是禁用。”

毫无疑问，短期使用苯并二氮草类药物比巴比妥类更安全、更有效，但它们显然不是原先想像的那种灵丹妙药。可是在新一代抗焦虑药物出现之前，我们仍会抱有希望而明智地使用它们。我们所受到的多数焦虑可能真是由当今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但是即使带着对世上最美好的愿望，多数人对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引起的失眠及焦虑症很难对付，二者都能使人衰弱，非药物方式的处理仍很重要。

很明显，失眠及焦虑并非全是由于单纯的现代生活方式问题所引起，几个世纪以来曾用植物制品来控制这些问题，但一百多年前人们制造的第一个合成药物——水合氯醛即是一种镇静/催眠药，也许不是偶然的事。

〔AJP《澳大利亚药理学杂志》，66（5）：335，1985（英文）〕

董玲珠译 张志林校 张紫洞审

心痛定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H. Gavras等（美国，波斯顿大学医学系教授）

钙通道阻滞剂目前广泛地应用于心律失常和心绞痛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许多人已观察到通常会降低血压的副作用。由于此类药可减弱平滑肌收缩力，预想可通过其外周血管扩张机制而用作抗高血压药的。

确，许多急慢性试验已指出该药在治疗高血压方面的效果。作者对仅用利尿药不能使血压降至正常的中度高血压病人，采用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的方法，观察心痛定作为第二阶段治疗药物的结果。